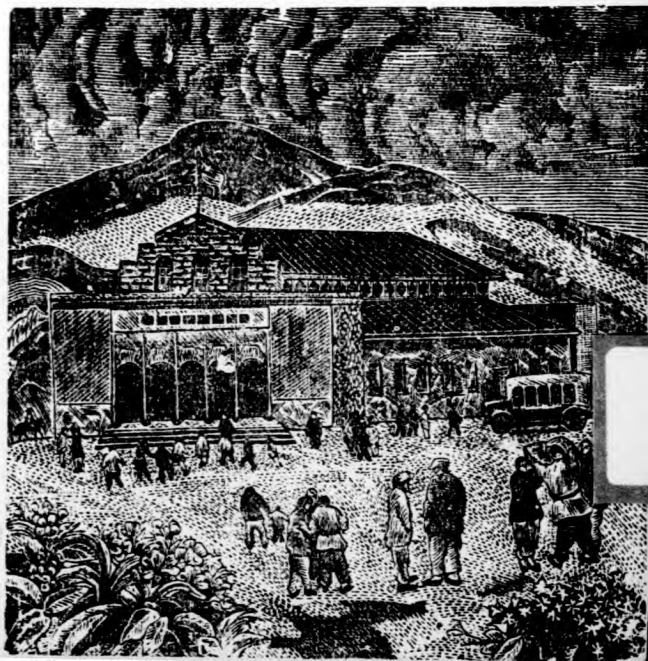


現代文叢之一

報告文選輯

丁玲等著

現代出版社刊行



現代文叢之一

報 告 文 學 選 輯

丁 玲 等



3 0556 0065 8

現代出版社印

1946

目次

陝北雜記.....一

突圍.....二三

預慶.....五〇

陝北雜記

到麻塔去

也許你會以爲我在扯謊，我告訴你我是在一條九曲十八灣的寂靜山溝裏行走。遍開的丁香，成團成片的掛在兩邊陡峻的山崖上，把崖石染成了淡淡的紫色。狼牙刺該是使創梢的感到頭痛的吧，但它剛吐出嫩綠的葉，毫無拘束的伸着它的有刺的枝條，泰然的盤據在路的兩邊，雖不高大，却充滿了守護這山林的氣概。我聽到有不知名的小鳥在林子裏叫喚，我看見有野兔跳躍，我猜想在那看不見底黑洞洞的深邃的林子裏，該不知藏有多少種會使我吃驚的野獸，但我們的行程是新奇而愉快的。

1
這溝將走到什麼地方爲止呢？

快黃昏了，我們要去的麻塔村該到了吧？

果然，在路上我們發現了新的牲口糞，我們知道目的地快到了。不遠，我們便聽到了牲口的聲音，再轉過一個山坡，錯落的窖洞和柴草堆便出現在眼前，已經有炊烟在這村莊上飄漾，幾隻狗跑出來朝我們狂吠。孩子們遠遠的站在樹底下好奇的呆呆的望着，而我們也不覺的呆呆注視這村莊了。它的周圍固然也有很寬廣的新開的土地，但上下左右仍殘留着一叢叢的密林，它是點綴在綠色裏面的一個整齊的小農村。它的窖洞分上中下三層，窖前的院子裏立着大樹，一棵，二棵，三棵，喜鵲的巢便築在那上邊。

忽然從窖上面轉出了一羣羊，沿着小路下來了，從那邊樹底下也趕出一羣羊，又繞到上邊去，攔羊的娃娃把鐮子使勁的拋着土塊，沙沙的響，只看見好幾個地方都是稀稀拉拉擠來擠去的羊羣，而留在欄裏的羊羔聽到了外面老羊的叫喚，便不停的咩咩的號叫充滿了山溝，於是大羊們更橫衝直撞的朝窄狹的門口直搶，夾雜着孩子們的叱罵。我們便也跟到羊欄邊去瞧着。那些羊羔在牠們母親的

腹底下直鑽，而鑽錯了的便被踢着，又哧哧的叫着跑去鑽到另外的羊底下去。

「嘿，今年羊羔下得倒不少，可就前個夜裏叫豹子咬死了幾個。」

回過頭來我們看見了一個六七十歲的老人站在身後，瘦瘦的個子，微微有點僵僵，有一副高爾基的面型和鬍鬚，只是眼睛顯得灰白和無光，靜靜的望着擁擠在欄裏的羊羣。

「豹子？吃了你幾個羊羔？」

「噫，豹子。今年的泥窪開荒的水，豹子移民到這搭來了。」

「哈……，豹子移民到這搭來了。」立刻我們感到這笑的不得當，於是便問道：「這是麻塔村麼？我們要找弗村長。」

「這搭就是，我就是村長，叫弗克萬，嘿，回來，回窖裏來坐，同志！你們從鄉上來，走熬了吧。望兒媳婦！快燒水給同志喝。」

老村長

「說起有，記起有，邊區有個吳滿有，今年計劃兩犏牛，起鷄叫，睡半夜，半夜起來拾糞料。叫兄弟，快快起，拾柴担水把牛喂，鷄兒叫，狗兒咬，莊裏鄰家聽見了，叫大夥，快快起，抬頭看，真早哩，急忙起來拿上衣，大夥一聽發脾氣，爲何吳滿有沒瞌睡……」

誰在院子裏小聲唱着呢！我睜眼睛，窰裏還開是黑洞洞的，窗戶紙上透過一點點淡白。

「老村長！快起來！今天咱起在頭里了！哈……」這唱歌嗓子在窗外低低的喊着。

沒聽到回音時，他便又喊了：「老村長！老村長！」

「別叫喚了，他老早就起身了，咱們窰裏還盛得有同志呢。」睡在我身旁的村長婆姨從被窩裏把頭伸了出來，她的形體更使我感到像個小孩子。

「村長起身真早。」我輕輕問她。

「有時還早呢。上年紀了，沒有覺。本來還可多躺躺兒，不行，好操心末，天天都是不見亮就起身去催變工隊上山，他是隊長啦。同志，你多歇會兒，還早呢。」

「唱歌的是誰？誰教的？」

「是茆丕珍，誰，這還要教？茆丕珍是個快活人，會編，會唱，會說笑話，會吹管子，是個好勞動呢。變工隊的組長，不錯，好小伙子。」

我看不見她，但聽她的聲音，我猜想她一定又掛出一副澀羞的笑容，我對這老的殘廢婦人，心裏有些疼，便同她談起家常來。

這婆姨是個柳拐子，不知道是因為得了病才矮小下去還是在很小的時候就得病了。她的四肢都伸不直，關節骨在瘦削的胳膊、手指、腿的地方都突的暴了出來，就像柳樹的節一樣。她的頭髮又黃又枯又稀少，不像是因為老了脫落的，像從來如此。她動作也不靈便，下地行走艱難，整天獨自坐在炕頭上擦鞋底，紡

線，很少人來找她拉話，但我覺得她非常怕寂寞，她歡迎有人跟她談，談話的時候，常常拿眼色來打量人，好像在求別人多坐一會兒。我同她談久了，不覺的就在她臉上慢慢捉住了一種與她皮膚，與她年齡完全不相調和的幼雅的表情。

「他是個好人，勤儉、忠厚：命可不濟，我跟他沒幾年就犯了病，又沒個兒花女花，一輩子受熬煎，望兒是撫養的孩子，十個月就抱了過來，咱天天喂米湯，拉到十七歲上了，望兒攔羊，他媳婦年時才娶過來，十四歲。貪玩，還是個娃娃家，頂不了什麼。」

睡在她背後的兒媳婦也翻了翻身子，我猜她又再笑，她常常憨憨的望着我笑，悄悄地告訴我說她歡喜公家婆姨。接着她坐起來了，摸摸索索的下炕，準備做早飯。

我也急急忙忙起身去看變工隊出發，可是老村長回來了，他告訴我變工隊已經走了，今天到十里外的一個山頭上去刨梢，這時天還只黎明，淡白的下弦月還懸在頭頂上。

我向他表示了我對他的稱讚，他是一個負責任的村長，他謙虛的回答我：「說不上，咱是個笨人，比不上棗園有勞動英雄年時勞動英雄，在「邊區」（延安）和別人挑下了戰，要爭取咱兩鄉做模範，咱麻塔的計劃是開一百二十垧荒地，稍大些個，鉞頭手也不多，只好多操心，後晌還要上山去看看呢，抓得急點，任務就完成得快點。笨鳥先飛，咱不愛說大話，吹牛，可也不敢落後。自己的事，也是公家的事麼！」

老村長六十三歲了，就如同他婆姨所說一樣，一輩子種了五十年莊稼，革命後才有一點地，慢慢把生活熬得好了一點，已經有了三四十垧地安了莊稼，又合移攔了六十多頭羊，但他思想裏沒有一絲享受的念頭，他說：「咱是本分人，鄉長怎樣講，咱就怎樣辦，革命給了我好日子，我得聽革命的話，勞動英雄是好人，他的號召也不會錯。」因為他對人平和，公正，能吃苦，所以全村的人都服他，他們說：「老村長沒說的，是好人。咱們都聽他。」他人老了，創不了梢，可是從早到晚都不停，務瓜菜，喂牲口，檢查變工隊，他是隊長。他勸別人勤開

地，千萬別亂倒生意，一籽下地，萬籽歸倉，幹啥也頂不上務莊稼。他說：「勞動英雄說這是毛主席的意思，毛主席的話是好話，毛主席給了咱們土地，想盡法子叫咱們過好光景，要不聽他的話可真沒良心。依正人就能作正人，依歪人沒下場。」

當我問他們村子裏人的情況時，他都像談到自己的子弟一樣，完全了解他，對每個人都有公正的批評和不失去希望：

「那個紡二十四個頭機子紗的叫丕不榮，有病，掏不了地，婆姨漢兩口子都紡綫，也沒兒子，光景過得不錯，心裏還夠明白，不肯多下勁，從開年到如今才紡二十來斤。不過，識字，讀得下羣衆報，我要他唸給大家聽，娃娃家也打算讓他抽點時間教教。」

說起馮實有家的婆姨，他就嘆氣，說這村上就他們幾個不肯紡綫，因為她們家光景好，有家當，勸說也不頂事。他盤算今年在村子上安一架織布機來，全村人都穿上自己紡自己織的新布衣，看她們心裏活動。

他是一個有辦法的人，麻塔村年時還有吵架的事，今年就沒有了。二十九家人有二十五輛紡車，是二鄉婦紡最好的村子，荒地已經開了一百五十垧，超過了三十垧，這數目字是鄉上調查出的，靠得住。他立有村規，要是有人誰犯了規，盛在家裏不動彈，就要把他送到鄉上當二流子辦。全村子人對他領導的意見證明了鄉長告訴我的話沒有錯：「弗克萬是二鄉最好的一個村長。」

娃 娃 們

望兒媳婦聽到外窰裏有腳步聲音，心裏明白是誰，便忙着去搬紡車，一個穿大紅棉襖，扎小辮的女娃便站在門旁了。她把手指頭含在嘴裏，歪着頭望着那柳拐子婆姨。

「走！蘭道！到你家院子裏去。」望兒媳婦把紡車背在肩上走了出來。會意的望着這小孩子一笑。

「嘻！」蘭道把手指從唇上拔了出來，扭頭就跟在望兒媳婦身後跑。她們都

聽到村長婆姨在炕上又咕咕嚕嚕起來了。她們却跑得更快而嘴却噤得更開了。

任香也在蘭道家的院子裏等着她們。

三個人安置好紡車，便都下來開始工作。蘭道的媽媽坐在她旁邊捺鞋幫，爸爸生病剛好，啥事也不做，靠在木柴堆上晒太陽，望着他的小女子蘭道。時時在蘭道望過來的時候，便送給她一個慈藹的笑。

這女子才九歲，團團的面孔，兩顆大眼睛，睫毛又長又黑，紮一個小辮子，穿一件大紅布棉衣，有時罩一條淺藍色的圍腰。是她父母的寶貝，那兩老除了一個帶彩退伍的兒子以外就這個小女子了。她在他們的寵愛之下，意味自己的幸福，因此時時都在跳着，跑着，不安定，和滿足的笑着。

任香也有十四歲了，黑黑的臉孔，高高的鼻子，剪了髮，却非常之溫和沉靜，她和望兒媳婦，蘭道都非常之要好，每天都把車子搬到這邊院子裏來紡棉線。

本來剛剛吃過飯不久，可是蘭道紡不了幾下，便又倒在她媽媽懷裏哼着。

「媽！肚子餓了！我要吃飯！」

「不，不成！看你才紡的那麼一點點，又調皮，再不聽說就不讓你紡了，咱明日格把車子送還合作社去。」

於是她便又跳到爸爸面前，說她沒有棉花條了。老爸爸便到窰裏替她拿了來，她然後再坐到車子跟前，歪着頭，轉着車輪，唱起昨天同學會的：

「楊木車子，溜呀溜的轉……棉花變成線呀！唉喲。」

「這猴女子淘氣的很，」她媽媽又告訴我了：「平時看見這莊子的婆姨女子都紡線，也成天吵着要紡，咱不敢叫她紡，怕她糟踏棉花。今年吵的沒辦法，她大才自家掏錢買了十二兩棉花，就算讓她玩玩，不圖個啥利息，不過一個月紡一斤是沒問題，一年也能賺九斗米。頂得上她自己吃的糧……」蘭道只要看見她媽媽那愉快的笑容，就知道在說她自己，抿着嘴也笑了起來。紡車便轉得更起勁。

比蘭道還要小也在紡線的有賀光勤家金豆。金豆才七歲，頭髮散披着，垂到頸項邊，見人就羞得把頭低下去，或者跑開了又悄悄的望着人，或者等你不知覺

時猛然叫一聲來吓虎你。可是她也一定要紡線。看見蘭道有了紡車，便成天同她媽吵。她媽忙得連替她去領車子的時間也沒有。等着她媽一離開車子她便猴在那上邊，她紡得並不壞。我去看她們的時候，賀家的正在勒柳樹葉，她赤着腳盤坐在炕上紡線線。

「咱們金豆的線線可紡得好，明日格送到延安做公家人去吧，要做女狀元的啦。」她媽一邊拾妥屋子，一邊笑着同我說。我便也順着她逗金豆玩：「對，明日跟咱們一道去延安去，你媽已經應承下啦！」

金豆回過頭來審視了我們一下，便又安心去紡了。

上邊簋裏還有一個十一歲的三翅，瘦瘦的，不說話，閃着有主張的堅定的眸子，不停手的紡着。紡線對於她已經是一個很沉重的負擔了。年時她死了爸，留下她媽，五歲的小妹妹和她自己。她拾柴，打掃屋子，喂豬喂雞，紡線線，今年已經紡了八斤花了。她全年的計劃，別的不算，是四十斤花。按七升一斤計算可得一石八的小米，可以解決她的一切用度還有多，她才十一歲，比蘭道高不了很

多。可是已經是一個好勞動了。她是她媽得力的幫手，全村的人都說這娃成。

看誰紡的好

還是前年的時候，老村長到南區合作社領了第一部紡車給他婆姨，這時全村只有一個從河南來的瞎老婆子會紡，他便被請到村長家裏來當教員了。這事真新鮮，村子上婆姨們都來瞧，村長就勸說，大家也便拿這車子來學，一下便會了六七個人，一連串大家都去領紡車。紡線的熱潮就來了。這時的工資是紡一斤線棉花，紡五斤線，合作社還獎一條毛巾。大家都嚷着利大的很，冬天都穿了新棉衣，也換了被頭。去年紡的人便更多了。可是今年大家都有了意見，工廠爲提高質量把線分成了幾等，要頭等線才能拿一斗米的工資，而紡頭等線的人實在太少。雖然南區合作社又替他們想了辦法：只要你入股一萬元，便可借到棉花三十斤。紡成了線，加點工資仍可換到一疋四八布；不特同去年一樣的換布，而且還有紅利可分。村長婆姨第一個入了股。別人也跟着入了股。可是大家仍要說工廠

把他的線子評低了。向着我們總是發牢騷，希望我們會替他們想出一個好辦法來，使工廠能公道些，把他們的線評成頭等。

我們看了他們的線，實在不很好。車子欠考究，簡着有些馬馬虎虎，湊在一起就算了。於是我們替他們修車子，有的高興了，有的人還覺得車改了樣，紡起來不習慣，又把車子弄回原來的樣子。我們不得不同老村長商量，如何能提高他們的質量和速度，老村長同意我們在我們走的前一天，開一個全村的婦女競賽會。

一吃過午飯，山上的婆姨們挽着柳條籃子下山來了，她們的娃娃們或者留在家里裏的老漢替他們背着紡車，像趕廟會一樣的笑著嚷着。住在底下一層的婆姨女子們也自己拿着盛棉花小條的小盒跟在紡車後邊，走到山坡上的莊丕榮家的院子裏去，紡車也是背在娃娃們的肩上。也有自己背紡車的，如同望兒媳婦，如同賀光勤家的。老太婆們也拿着捻線錘子趕來看熱鬧，村長婆姨已經二年多沒出過院子，今天也拿着一個線錘一拐一拐的出走來看熱鬧，也不打算參加比賽，車子謄

給她孫兒媳婦了，孫兒媳婦是同她婆婆共一把車子的。小孩們更一堆擠在這裏瞧，一堆又擠在那裏瞧。蘭道老早已經把她的車子放在許多車子中間，得意洋洋。坐在那裏唱「楊木車子，溜呀溜的轉，……」金豆沒有車子，不能參加比賽，用小拳頭打着她媽。老村長和文化主任很忙碌，清查人數，寫名，點香。我們一邊幫着他們寫，一邊替他們修理車子，捲棉花條，說明那些道理。

老村長說話了：「……咱們的線紡得不好，工資就低，織的布就不耐穿，今日個大家比賽，看誰家紡得快，紡的勻，咱們要紡的好，就要考究車子，考究門道。紡的好的有獎品，還要他把門道講給大家聽，這幾位同志也會幫咱們講解……」

「唉，紡就得了，還要啥門道呢。」有誰在笑了。

「對着嗎！老村長講的對，要紡得好的說說她的竅訣嗎。」又有誰讚嘆着。

「咱們的车子不頂事……」大家又一陣噙噙起來。

聽着老村長命令動手，二十五輛車子一同轉動起來了，週圍看熱鬧的都退遠

了些。那二十五個紡車手都緊張的，用心的抽着搖着。有的坐一個小凳子，這裏有紡了很久的，也有今年才學的。賀光勤家是年時由山西敵佔區來的難民，她在家裏就會紡，她是這村裏紡的最好的，可是她的事太多，常常幫她漢子掏地，送飯，車子也顧不上好好修理，紡着紡着，絃綫又斷了。

茆丕榮的機子在屋子裏也踏開了，二十四個頭呢。一天就好紡一斤。她婆婆也參加了比賽。

車子轉動的聲音擾成一片，人們在周圍道長論短，娃娃們跑來跑去，喊着媽，哄着笑，鬧成了一片，香燃過了半截，大家加油呵！看，天升家的紡的最快，她的錘子上的線團最大。

時間越短促，大家紡的越起勁，村長宣佈香已經熄滅了，才停止下來，輕輕地喘着氣，手與腰肢才得了活動。村長把線團都收了去，一個一個的在小戲子上稱，幾個人細細的評判，我和婦女們便拉開了，她們笑得好利害，拿手蒙着臉笑，但她們對這談話是有趣的，咱們拉的是怎樣養娃娃。

評判的結果，幾個車子修理好了的都有了進步，棉條捲的好的，線都紡的比較勻。大家這才相信紡線線有很多門道。大都爭着留我們到她們家裏去吃晚飯，要我們幫助她們修理車子，捲棉花條。這天下午到晚上，我們都成了這村子上婦女們的好朋友，我們一刻也不得閑，她們把我們當成了知己，一定留我們第二天不走，問我們下次啥時候再來。我們也不覺的更加惜別了，心裏想着下次一定要再來才好。

五月的夜

王不禮的婆姨以全村最會做飯的能手招待我們吃了非常鮮美的酸菜洋芋糊糊下撈飯，王不禮便很有興趣的說：「走，找茆丕珍去！」「對，咱一道去。」我們都從炕上跳了下去。

「咳，看你！」他婆姨用責備的調子向他埋怨着：「才吃完飯麼，烟也沒抽，就拉着客人走啦。」又把身子湊近我們：「啥，多坐會，多坐會，又沒好吃

的，又沒吃飽。唉……」

那年輕男人沒理她，跨步站到窰外，欄住那兩條大狗。

院子裏涼幽幽的，微風擺動着幾株榆樹和楊柳，它們愉快地發出顫動的聲音。隔壁窰門也大開着，燈光從裏面透出來，滿窰升騰着燒飯的水蒸氣，朦朦朧朧看見有一羣人，他們一定剛談到一個頂有趣的事，連女人也縱聲的笑着。

山坡坡上散開野花可真香，我們去分辨那是酸棗的香氣那是野玫瑰的香氣和那是混和的香氣。

轉過一個小灘，管子（蘆笛）的聲音便從夜空中傳來，王丕禮便加快了腳步：「喂，走哇！」我們跟着他飛步向一個窰門跑去，還沒有調好的胡琴聲也聽到了。

原來已經有好些人都集聚在弗丕珍家裏了，炕上坐了四五個人，炕下面還站得有幾個娃娃，婆姨們便站在通裏窰的小衚裏。

我的同伴都是唱歌的能手，他們一跨進窰門便和着那道情的十字調而唱起來

了：「太陽光，金黃黃，照遍了山崗……」

弗丕珍便吹得更有了勁了。老高橫下那胡琴，挪出空地方來。

這幾個青年人都是這莊子上的好勞動，身體結實，眉眼開朗，他們胳膊粗，拳頭重，老年人都欣賞他們充滿朝氣，把自己的思想引回到幾十年前去。他們又是開社火的好手，身腰靈活，嗓音洪亮，小伙子們都樂意跟着他們跑，任他們驅遣。他們心地純良，工作積極，是基幹自衛軍裏的模範，婦女們總是用羨慕的眼光去打量，因為他們不覺的便會發現自己丈夫的缺點。

我們剛來時還不能很熟悉，他們都帶着一種樸實的羞澀說不會唱，但等我的同伴們一開頭，他們也就沒有什麼拘束了。唱了一個又唱一個，唱了新編的又舊的。

老高會很多樂器，可惜村子上借不到一個呼吶，只有胡琴和一根管子，他不愛說話，只是吹了又吹，拉了又拉，整晚整晚的都是如此。他們告訴我說，他的管子就於每人腰上掛的旱煙管，從不離開身子。

這些順天遊、走西口、哭五更、戲鶯鶯實在使我們迷醉，使我們不願離開他們，離開那些樸素活潑而新鮮的歌曲，離開這藏有無窮的歌曲的鄉村，譬如。丕珍唱出這樣的情歌，從「好一朵鮮花，好一朵鮮花，滿院的花兒賽不過它，我有心採一枝兒帶，恐怕那看花人兒罵……」開始，很細微的述說兩人如何見面，相識，相愛，到第九段時便發生了這樣的問題：「你今兒把奴瞧，明兒也把奴瞧，瞧來瞧去爹娘知道了，大哥哥兒刀尖兒死來，小妹子懸樑吊。」這是中國幾千年婚姻不自由，梁山伯，祝英台所不能解決的問題，而哥哥却接下去唱：「刀尖上死不了，懸樑上吊不成，不如咱二人偷走了吧，大哥哥偷錢，小妹子隨後跟。」於是二人逃走了，過河，爬山，當他們休息在山上時，却：「雪花兒飄飄，雪花兒飄飄，雪花兒飄了三尺三寸高，飄下一對雪美人，小妹子懷中抱。」然而歌詞轉折，情緻的飄逸是如此之新鮮：「太陽下來了，太陽下來了，太陽下來雪美人兒消，早知道露水夫妻，你何必懷中抱。……」

王丕禮在唱歌上跟在鋤地上一樣是不願服輸的，所以他也唱了很多山西小

調：「……半碗碗的紅豆半碗碗兒米，端起個飯碗記起你，唔黃黃的六月暑伏伏的天，爲了奴的情人晒了奴的臉……十冬冬的臘月數九九的天，爲了奴的情人凍了奴的臉……」

但他們都喜歡唱他們自己編的調子，如：「……騎白馬，掛洋槍，三哥哥吃的是八路車糧，有心回家去看姑娘，打日本顧不上。……」或者就是：「延安府，開大會，各區調咱自衛隊，紅纓桿子大刀片，保衛邊區打土匪。西安省，大原省，主席扎在延安城。勤練兵來勤生產，抗戰爲了救中原。……」

這樣的晚上我們只有覺得太短了的，但我們却不能不反而催着他們去睡，因爲他們要趕這幾天去掏完雜田。弗丕珍父親也提醒那充當變工隊小隊長的兒子說：「快鷄叫了，明兒還要起早呢。」

他們用管子吹到門口送我們下坡，習習的涼風迎着我們，天上的星星更亮了。我們跨着輕鬆的步子，好像剛從一個甜美的夢中醒來，又像是正往一個輕柔夢中去。呵！這舒暢的五月之夜呵！

三天過去了，我們在第四天清早背着我們的背囊，匆忙的踏上了歸途，離開了這美麗的偏僻的山溝，遍山漫開的丁香，搖動他紫色的衣裳，把我們送出溝來。

我們也只以默默的注視回報它，而在心裏說：「幾時讓我們再來。」

突圍

君芝

黃昏，夕陽抹紅了半月天，四週是那末寂靜，混亂的一天過去了，現在沒有什麼騷動，白天的槍聲像惡夢一樣消逝了。大家用過一餐豐富的晚餐——近兩天差不多都是如此，爲了死之威脅，我們毫不吝吝地貪婪地享受——聯絡還沒有來，黃昏已在悄悄地離去，我們焦急地等待着。已經兩天了，失去了聯絡的我們一羣——七個，沉悶地，迷糊地捱過這比整整的世紀還長的日子。

「要是再沒有消息，我們完了！」有人這末失望地說，大家都感到一陣惆悵。

我默默地坐在一角抽着劣質的「假大英」。這一時期來，雖然過着從未有過的緊張生活，然而心裏却平靜起來，沒有恐怖，亦沒有悲哀。聽到槍聲，就機械地狂奔；脫出一個威脅，就瘋狂地抽煙，或者靜靜地躺着，想着……

據一些另星的傳說，偷渡過去的人已有了好幾批，但是就在最近的一批出了

毛病，敵人已經發覺，而且從嚴戒備着，聯絡員已被捕！鄉人恐怖萬分，但是又希奇我們這不知死活，不知所終的一羣。

我擲下烟蒂，到籬笆門口探望一下，但是什麼都沒有。廣闊的田野，一片嫩綠的稻秧搖擺着，小河靜靜地躺着，村落的炊烟嫋嫋地升着，對河就駐着一個分隊的敵人，剛才他們的伙夫還和老沈隔條河一起淘過米……現在却顯着這末平靜。

夕霞褪了色，太空成了藍青色。忽然，一個黑影似的人向村上疾走而來，我本能地迅速回到屋子來報告，於是空氣又緊張起來，現在大家全沒有了行裝，僅有一二個人還有一條單被或一雙破鞋。

老陳從門外探望回來，却是滿面高興地說：「別慌，這是聯絡員呀，我看清楚了！」

大家擲下了單被和破鞋，如獲至寶似地跳了起來，空氣變得愉快了。

不一回，那穿黑短衫褲的聯絡員出現在大家眼前，大家一窩蜂擁了上去：

「今晚好過去了嗎？」

「封鎖線有什麼變化？」

「幾點鐘出發？」

聯絡員的面部是嚴肅的，等到一個空隙，他嚴重地說：「敵人已經發覺了，現在沿封鎖綫每一里路有三四個人駐守，三里路一個堡壘，但是不要緊，我已偵察好了地方，就在一里路的中間插過去，不成問題！大家要鎮靜，天一暗就開路，我派二個同志帶四個手榴彈送你們到封鎖綫，現在你們先等一下，別暴露！」

說完，不等人的回答，匆匆地走了。

大家熱烈地興奮起來，鄉人們亦展開了笑容，爲我們祝福，給我們準備好了繩索，準備渡河，像一個情婦似地說：「祝你們平安吧，而且願你們早些回來，我們等着你們呢！」

屋子裏的人面模糊了，淺藍色、帶着灰白的天空閃着一顆顆明珠，沒有浮

雲，亦沒有月亮，初秋的晚風，帶來細微寒意。黑裝的聯絡員又來了，這一次他更冷靜了，我們圍住了他，聽着必要的囑咐：

「你們這裏是七個，西面還有廿多個吊隊的武裝同志，人可不少，但是一定要鎮靜，遇事別慌張。」

「過×山塘嗎？」

「是的，這裏你們誰會泅水？」

「我——」僅有的回答！其餘六個呆呆地不作聲。

「行，他們多半會的，過河時一個會泅水的扶一個不會的就行！不過，要鎮靜！腳步放輕，距離遠些！」

「用繩索牽過去不好嗎？」

「不，扶着走穩，不過，走在水中，兩手要舉放在水面，踏水時腳不要舉得太高！不然，水會大聲地作響！懂嗎？」

於是我們向主人道謝，告辭，八個人，一個短小的行列，在星光下走出了村

子，狗給主人引進了屋子，我們輕快地走着。

「停止——坐下！」前面突然傳下口令來。

我們在一叢坟邊的低處坐了下來，等着另外廿多個伙伴。

「老李，你還有香烟嗎？過河要受潮，拿出來請請客吧！」

於是大家抽起烟來，用兩只手拱着抽，這樣無論如何不會給發現火光。

……十五分鐘以後，西邊一條黑長的影子移過來，腳步聲簡直聽不到。

「起來——走！」

「拿下眼鏡來！」有人在背後慎重地向我提出。

「不，我用手握住眼鏡架子就行，必要時立刻可以扔掉！」

「快點走呀！」後面催促！

「別釘得這末緊，距離放大。」前面傳來口令。

黑暗在加濃，一切變為更模糊了，我感到困難，勉強地捱着走，幾乎，我的

脚要停止了！

——走吧，不管怎末，寧可跌下河去！

自己這末命令着，於是，迸住氣，鼓足力，走！

在一條小板橋塊的茶館門口，我們的人進去了。等我走進屋子，大家都已赤條條的一絲不掛，衣服摺成小方塊握在手中。

「把褲子倒過來，用褲腳圍住腰！」有人出主意。

我把手巾包好了牙刷、牙膏、金星筆、三星錶、眼鏡匣子、鈔票以及吸餘的半包「假大英」，結結實實的一包，剛巧和短掛子的口袋一樣大小，塞了進去，就把短掛摺成一長條，彷彿印度人的樣子紮住了頭，這樣是不會受潮，否則除非沒頂了。

現在，三十來個人，像圍了半條裙子，出着屁股，出發了。

「老趙，當心狗咬你的屁股呀！」愛打趣的小丁還在打趣！

「路上不准再吊爾郎當！」大家笑着，但沒笑出聲音來。

月亮慢慢地上升了，很光亮，而且很圓，田野和小路像鍍了銀，人們在怨恨

這月亮的出現，會暴露我們的行動，但是我們幾個近視眼却高興起來，身上覺得異常輕快，夜間的空氣像一盃清醇的酒，令人陶醉。

經過的村落，還有人在乘涼，當我們走過，狗就狂吠，人們用憂鬱的聲音驅散了牠們，在月光下，我們可以看到人們的臉上表現出驚奇，憂鬱的表情。小孩子們眯着眼睛在出神，女人們低着頭，老年人吐出一二聲嘆息。

「我們主力不久就來，這是暫時的呀，忍耐一下吧，別告訴人我們經過這裏！」我們一路告訴他們。

平時倒還沒有什麼特殊的感覺，現在却更感到人民的可愛，有些留戀。行列開進了一個小村，停止了。

「休息——找河西的嚮導！」

「請費心找二個人吧，我們可以付錢的。」代表在向保長交涉。

「到那裏？」

「大×鎮——不遠，過河三十里就行。」

「……」

嚮導來了，大家湊出了錢付給嚮導。那是兩個有忠實臉相的青年人，赤着上身穿着黑短褲。

「當心呀，早些回來！」背後一個老太婆叮嚀着。

於是行列又移動了，現在月色更顯得分明，宇宙沐着銀光，白色的小道展開在我們的眼前，暢快的空氣，呼吸着像被解放一樣痛快，疏落的村子靜穆地像帶着憂鬱的少女，樹葉擺動着，抖出碎銀似的月光。沒有一些聲息，我們像一條巨大的蛇，游着游着……

大家的心是那末平靜，亦許還帶着一絲快感，脚步穩定而又輕健，沒有一絲恐懼，亦沒有疲乏，越過村落，跨過小橋，懷着希望，正對着西北，走了一步，就增加一分信心。

現在，我的腦海是那末寬廣、冷靜，我遙想着河西的世界，我們自己的世界，不期然亦引起我對這舊地的留戀：那些熟悉的村子、人民、河流、市鎮，現

在要告別了！一月來的困鬥又一幕幕地浮上了記憶，我感到一種夢境似的迷茫，慶幸着自己的再生，但是那些熟悉的人物的面影又出現在眼前，逐漸，這些面影上塗上了一片血和淚，是的，許多人將陷入不可知的不幸的命運，捱過一些困苦的日子，在痛苦的感覺中，我又想起了一些熟悉的、不幸的同志：老陶、老陳、……我不禁咀咒起自己的懦弱無能，可憐的殘餘的生命，我一定將踏着一切先倒下來的前輩們的血跡活下去！

前面響起一陣水聲，驚醒了我的遙想，一條小浜隔在我們前面，那是很淺的小浜，水僅及膝蓋，我跟着大家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爬下去，水是那末混濁，腳踏在泥中感到一些困難，終於，我們全過去了。

繼續走了半小時，一條大河隔在前面，月光映着河面，是那末溫靜，微微的水波，翻出一片片銀光。河畔，一座小廟紅色的牆屹立着，我們全靠着沿河廟牆的陰面，坐在地上。

「是封鎖線嗎？」大家焦急地問。

「不，離封鎖線還有八里！別作聲！」聯絡員用最輕的聲音回答。

「伊鳴——伊鳴……」

河面上響起小船的櫓聲，一條中型的木船搖了過來，船梢上只有一個船夫，逆着風使地勁搖着。

「現在先過去八個！」

沒有爭先，很快的湊了八個，輕腳輕手上了船，小船微微地有些顫，離了岸向對面搖去，河灘上坐着二個護送的同志，緊緊地握着手溜彈，戒備着。

小船回來了，我在第二批渡了過去，不一會，我們全過了河，行列又向前移動了。

月亮稍稍偏西，像一盞明燈照着我們的方向。夜深了，村子的狗聲亦稀少了，人們正在做他們底惡夢，蛙在鼓噪着，秋蟲爲我們歌唱着，夜風吹在身上，使我們格外感到清醒。

走了一段很長的路，行列忽然停止了，前面傳下話來：

「到了，準備下水！」

「兵兵……」人們在水中跨着發出巨大的水聲。人影幌動着，捉對兒下水去。我前面的人們都已下去了，空氣顯得有些混亂，我的心不禁起了一陣震動，約一百米突闊的河床橫在眼前，河灘像懸崖似的地不很傾斜，爬下去亦得費些時，回頭只有一個人，我立刻認出那是新來才一月，沒有做過工作就參加我們反清鄉鬥爭的老高。

「老高，你會嗎？」我求救似地問：

「不——會！」顯然他亦在不安。

「輕些，輕些！別作聲，快下去，喂！」站在兩旁二個聯絡員舉着手溜彈，壓低了嗓子嚴重地說。

突然，我產生了一股力量，毅然地對老高說。

「下去，我扶着你走！」

於是我們迅速地爬下河灘，我們像跳舞一樣擁抱着，搭起一個「人架」，四

腳站在水裏平穩得多了。

慢慢地我們在水中跳着舞，對岸發出竹片的格格聲，我們意識到第一個人已到了對岸，在動手拆封鎖線的籬笆了，人們的腳步聲不熟練的在水中發出巨大的聲音。我緊緊地扶住老高，心張緊起來，在水中一些不感到寒冷。腳下的泥越踏越鬆，水浸到我們的腹部、胸部、……我手裏的衣包已受到潮，水從胸部湧過，一股巨大的水力，像一個人推着我們，我們要不是緊緊扶住，一失手就會給浪潮推倒在水中。

「不行——深了！」老高人矮，已經浸到喉部！

「別慌！這裡是河心，再走兩步就成啦！」我勉強抑制自己的不安，安慰着他。

在最深處，水浸到我的頸部，浸到老高的嘴唇，但是立刻，我們的腳下發覺到河底已高了，我的頸部出了水面！

「快，敵人來了，快走！」突然有人呼喊，人驚動起來，岸上急促的腳步狂

奔着，在水中的我們聽起來就像擂鼓一樣！

「完了！」老高失望地叫！

「不，左右是危險還是先在這裏等下子！」我心一橫，站定了腳。

幾秒鐘以後，人們都消失了，我立刻扶着老高再走，岸上並沒有動靜。

爬上了岸，籬笆底下露去一個兩方尺的洞，人就從這裏爬過去，我們迅速地鑽了進去。

「赤——」我的背部一陣麻，我意識到背上給竹片劃破了，但是沒有感到痛，一個念頭橫在心上：——

「追上去——別失聯絡！」

沿河，沿籬笆，沒有一個人影，我和老高瘋狂地奔向前去，一些踪跡亦沒有，一條橫路擋在前面，我立刻斷定：——

「應該向西進橫路，前面不會有人！」

鑽進了橫路依然一個人影亦沒有！我們依着大路奔近，漸漸，大路不知在什

麼時候起，已成了羊腸小道，前面又是河，遠處狗在狂吠！

我叫住了老高，停止了氣喘：

「聽下狗聲，再斷定我們的方向！」

但是狗四週都在吠，沒有一絲踪跡可循！

我感到一陣失望，現在往那裏去呢？

立刻，我又平靜了，反正祇有一個死，不會有第二次，於是安慰着老高：

「別急，我們已過了封鎖線，自己亦可以想辦法！」

老高在河邊上小便，我抬頭看看天，一天繁星閃着光，月亮豐滿地掛在一

方，我決定了方向：

「老高，我們的目標是向西，現在只要向着月亮走就是了！」

我們從小路上退出來，找到一個村子。

在一家瓦房前，我站住了腳；

「讓我問個訊，你千萬別作聲！」

我輕輕地敲着門，狗在裏面叫着，沒有回聲。

「老爺叔，開開門吧，我侬問個訊！」

依然寂靜。

於是使勁敲……

終於沒回聲。

我只好放棄了這家人家，踱過去在一家草房門口停下來。

我輕輕地推着草房的籬笆門，柔聲地用土話請求主人行方便。

「唔——呀！」有人聲了。

我興奮起來，得救一樣：

「老爺叔，請費心問個訊！」

「這半夜是誰呀？」一個老年人的回答。

「我們過路人，請行行方便！」

老人起來了，燃着了油燈。

我心裏却又着急起來，我們的目的地在那裏呀？忽然想起找嚮導時聯絡員說過：「大×鎮。」大×鎮久聞其名，但不知在那裏，也不知道環境如何。

門開了，一個花白頭髮的老人出現在眼前。他用懷疑的眼光問：「你們做什麼？」

天賜給我的靈機，我順口編起故事來：「老人家呀，我們要上大×鎮去投奔一個親戚，到了這裏，路不熟，天又夜了，你帶我們去，我們可以請你吃兩包香烟。」

他搖搖頭：「不，大×離這裏三十里路，這時候，已是三更多了，時局又不太平！」

「老人家，你行個方便吧，我們過路人，到了大×鎮我們一定不忘記你老人家的好處！」

「你們是幹什麼的？」這時他才清醒過來似的。

「我呀——×市人，一向在上海做生意，這次是回來成親的。那位是我上海

的朋友，來吃酒的，想不到才做了親，就清鄉了！我的一個隣居爲了田界和我們有仇，他現在當了清鄉隊，在日本人那裏告我們是××軍！因此在家裏安身不得，只得投大×鎮親戚去！」

我的演技意外的感動了這位老人家，他不住地點着頭，最後嘆了一口氣說：「這年頭，真是……我看你先生是個讀書人，又是本地人，一定不會是歹人，好，我叫我們的老二帶你們到××公路，過公路再走十八里，經××橋，過××廟就是了！」

半分鐘以後，隨着老人出來一位青年的莊稼人，他嚴肅地說一聲：「走。」就打前走了。

我們向老人道謝，老人安慰我們。

在路上，我們和那青年人攀談起來，我編造的故事又重覆一遍。

「唉，你們東鄉就是現在不太平，這裏……」

「這裏怎末？」

「這裏不是××軍地界……」

「是——」

「毛大隊長的地界！」

我不禁暗暗地叫起苦來，這依然是一個最危險的地方，而且更陌生。

「我們這裏可不成個世界，人死了倒比活着強得多，真是活不下去，我的哥哥就在上個月給拉去了當伕子，到現在還沒回來，有人說抽去當清鄉隊了！」

一個很大的缺口在路上阻礙了我，我彎下腰去謹慎地想跨過去。

「哈，你們上海人真是，別怕，我扶你過去。」

他善意地伸過胳膊來，我趁此就冒他一下：

「你看，我這種人有資格當什麼××軍嗎？」

「真是——」他深信着。

我們走過很多的村子，這裏的一切都與東鄉不同，村子是長而且大，似乎物質上亦比較進步。雖然半夜，村上還坐着一些貧涼的人們，露天床滿村都是。

以往在東鄉只能望到一些淡淡的影子的×山，現在完全呈現在我們底眼前，月光下，牠巍巍然的矗立着，延展着，那巨大的黑影，似乎包藏着無窮盡的奧妙和神祕。久別山鄉的我，對於山又燃起熱烈底愛來。

我們到了××公路邊的一個大村子裏，那青年的莊稼人站住了，抱歉地說：「再過去，我認不得路了，好在路亦不遠，你們找別人帶吧，不過當心×家橋有××人！」

「謝謝你，我們真抱歉！」我給他兩塊錢：「這一些些你買包香烟吃吧，算不了什麼！」

他斷然地拒絕我們：「出門靠朋友，我並不爲你們的錢才送的呀！等時局太平，你們回來，到我村上來吃便飯……」噯，我不會客氣的，我們村子叫鄧家村，我姓毛，叫老二，下次再會吧……噯，你們放心好了，到大×鎮只有十二三里路了，天亮以前可以趕到的！」

從村子裏別了年青的嚮導，我們又有些無所適從了，我們企圖再找到一個嚮

導，然而不幸得很，第一個就碰到一個蠻不講理的傢伙：

「什麼？你們是什麼人？快走吧，這裏不會有人送的！」

我們爲了避免麻煩，只好沿着公路走，打算再找一個村子。

公路是寬廣的，在這裏走着，路又不熟，顯然是一件危險的事，但是我們却毫沒這種感覺。公路的左側就是×山，月亮顯得更豐滿，更光輝，經過一時期的緊張生活，現在却悠然地能體味這動人底夜底美麗了。我們互相笑着，並肩走着。

沒有一絲聲音，只有腳下的煤屑作響。我計算着時間，該有三點鐘了。

我們發現了一個小村子，在×山腳下，於是抄着小路進了村。

村子裏一切都死去了似的，人們都睡了。從山上傳來一陣陣不知名的，很濃馥的花香，我們貪婪地聞着。

在後村的一排凹形的三間房子中的一個小空場上，我們發現了一對夫妻還沒睡，神祕地不作一聲，呆坐着。

我們突然的出現，使他們驚奇萬分，顯然，女的更顯得有些不安。

男的像幽靈一樣走向我們，這種神祕的，不可捉摸的氣氛使我們亦帶了戒意。

「作什麼？」

對方的臉上顯得很緊張，一面扣着小褂子的紐扣，一面用眼光威嚴地掃着我們。

「請問個訊，這裏到××橋怎樣走？」我本想請他帶我們去，現在，我只敢問個路由。

「到××橋？好！我帶你們走！」那傢伙突出眼珠，狠狠地說：「走，跟我來！」

我們怔住了，我們簡直不敢想像會遭到些怎樣的命運，這裏多的正是毛大隊長徒子徒孫們的世界呀！

很快，我就決定跟他走，我估計兩個人對他一個，無論如何都不會怎樣吃虧

的。

那傢伙嘴裏說走，却走向房子間的夾牆弄，這小弄根本不是走人的，他橫着身體，像老鼠一樣鑽進去了，他看到我們遲疑，於是又催：

「來呀——」

我第二個鑽了進去，出了牆弄，就是山腳，却沒有一條路，是一叢墳塚！

「要幹掉我們啦！」我用眼睛對老高說。

老高給我交換了一個疑問的眼光，山上是黑黝黝的一片，風吹來巨聲的樹葉底抖索的聲音，亦吹來那種令人心醉的花香。我鼓起勇氣，衝破了寂靜間：

「老哥，這裏真不好走呀！」

他回過頭來，我似乎看到那是一張陰險的、惡狠狠的、魔鬼似的臉。他不耐煩似地說：「出去就是大路！」

果然，我們走上了路。於是心像解脫似的寬放下來。

「你們從那裏來？」

我覺得剛才的故事有重新編造的必要。不知從什麼地方又得到了靈感似的，
信口說：

「城裏——北門！」

「做什麼的？」

我一急，臨時支吾起來：「呀，這裏下去走什麼地方呀？」

「過×家橋！」

「×家橋，」不是日本人的據點嗎，我心裏又起了一陣恐懼：「能抄過×家橋嗎？」

「爲什麼？」

「沒有良民證呀！」我失了口風。

「什麼？——」顯然口氣嚴重的責問：「城裏來會沒有良民證？你們做什麼的？」

「不……良民證是有的，我們是北門口的××布號，就在北門口，你看見過

嗎？」

「唔——」

「我們都是店裏的朋友，店裏一個同事，大×鎮人，得了急病，我們趕去通知他家裏的！」

「哦——那末白天爲什麼不走？」

「得病是在吃過夜飯的時候呀！」

「爲什麼兩個人走？」

「我胆小，一個人不敢走夜路！」

「那末——」他沉思一下：「爲什麼又不帶良民證呢？」

「唉，你老哥真是……你想想看呀，人家病得一口氣，我們還有功夫想到什麼撈什子良民證，天又熱，天天洗澡換衣服，誰把這東西時帶在身邊？」

「那末怎樣出城的？」

「這又有什麼希罕，哼，在城裏，我們誰都認識，北門崗位上的弟兄，那個

不常到我們店裏來玩，進進出出，大家點點頭算了，還看什麼良民證？」

顯然他有些相信，但是不能完全相信，他又攪到了一個進攻的地方：「你的褲子這末潮呀！」

「是呀，我眼睛不濟事，剛才失脚掉在小浜裏，所以要拉那位朋友一路走，他是上海人，胆子小，深夜一個人亦不敢下鄉！」

遠處有「拍……」的打水船的引擎聲，一條通到不知什麼地方去的大泥路橫在眼前。

「你們……剛才有一大批人走過，你們不是一起的嗎？」

「什麼？」我心裏却暗喜，我們走的路跟大隊是一致的：「我們從北門來，沒有見到人呀！」

「好了，你們上路吧，這裏沿大路過去，有一條大石橋，就是××橋，過橋拔直——向西就是，我回去了！」

他走了，我們像經惡夢中醒來似的感到一陣說不出的歡快。

大路是平坦的，路上沒有遇到什麼，我們的腳步聲合着蛙的鼓噪，響着。月亮像一個火輪似的躲進西方樹梢後面去了。

××橋過了，我們預算只有八里路了，一個半小時可以到達目的地了！

走着，走着……

「唉，我真想不到在魔窟中我們能安然通過，真不容易！」久不作聲的老高感嘆着。

「哈，我們就是這末鬥爭過來的！同志，只要有羣衆的地方啊，我們就能生根，就會得到力量，要不然，我們憑什麼呢？亦許早已毀了呀！」

「但是……我……來了一個月，還沒有跟羣衆在一起過！」他有些歇斯的里起來似的。

「是呀，你灰心嗎？不，你不會的！現在你是新生了，羣衆從虎口中救了我們出來，我們以後就得爲他們好好地活下去呀！」我鼓勵着他，亦鼓勵着自己。月亮沉下去了，黎明就要到來，但是現在却顯得更黑暗，老高親愛地攙着我

走，像攪一個瞎子一樣。第一遍晨鐘已經在高聲地響了，像一支宏壯的進行曲。我們的心裏感到一陣勝利的欣喜，我們低聲地唱着：

「勝利呀勝利呀，哈哈哈！」

敵人給我們打垮了……

勝利呀歸勝利呀歸 我們勝利呀歸——」

早起的農人已經在河邊上車水了，環境顯得安詳，和平，我爲這些農人們慶幸他們的幸福，我更懷念着東鄉在鐵蹄下掙扎戰鬥的人們！

天亮了，我們可以看到遠處的一個不很小的市鎮了，街上古廟的紅牆屹立着，我們知道那就是大×鎮——紅色的大×鎮是在眼前了！

一些沒有疲乏之感，我們的脚步加速了……

半小時以後，我們出現在大×鎮上了，我們鞋底上的麻線已斷了，我赤着腳在街上走過。

在街上，我們總於又找到了大隊。

一九四四，十一，廿七午脫稿。

預慶

蒲軍

一

清早，徐鎮長就從家裏出門，街上的舖子還未全開，只有茶館和餅店的學徒在拉着風箱，發出單調的「吱咕」聲，益發顯出街上的淒涼；偶然有幾個鄉人，挑着菜蔬上街。仲秋的晨風吹在身上，頗有些寒意，徐鎮長在街上溜了一個圈子，覺得有些無聊，無目的地信步走進了「集賢茶樓」，在門首朝外的桌子邊坐下來，正打算招呼僮倌，老板阿福——一個矮胖的中年人，滿臉堆着笑容，殷勤地迎上來招呼這第一個，而且是尊貴的顧客：

「早呀，徐先生，」徐鎮長不經意地輕輕地說：

「唔——早，早，給弄壺濃茶吧！」

阿福老板立刻吩咐了學徒泡茶，遞了支「老刀牌」給徐鎮長，似乎顯得有些關切地問：

「怎末今天您老人家這末早就上市？天可有些轉冷了。」

徐鎮長從袖筒裏摸出一方手帕，擦了擦玳瑁邊的老光眼鏡，又在眼角和鼻子上揉了揉，挺一挺腰，慢慢地回答：「昨晚在阿根店裏打了廿四圈，到兩點鐘才睡，今天早晨區公所還有要緊的公事，就睡不穩，頭雞啼就捱了起來，以為時候不早啦，誰知道天才發白，街上冷清清的，索性來吃碗茶坐一下再說。」

阿福老板也因爲時間還早，沒有什麼茶客，就在對方坐下來聊起天來：「聽說區長做壽的日子不遠了，你們辦事的人又得一陣子忙了呀！」

「唔——」鎮長嚴肅地點點頭，阿福老板的臉上也就跟着嚴肅起來，不瞬眼地注視着鎮長；鎮長喝了口茶：「區長今年是三十九歲，不過他老人家今年可很得意呢，他跟『聯絡官』很接近的，據說年內還要高升呢！恐怕他明年調任，說不定還是當本縣縣長，那末對我們這S鎮就更有招顧，所以地方上一些好熱鬧的

人們，就趁此給他來個『四十預慶』！事情亦真巧，區長的生日，就在雙十節那天，正是一舉兩得，國慶壽慶，同時舉行，街上到時候會有一番熱鬧的。說句笑話——你又好做一筆好買賣了！」徐鎮長越說越有勁，眯細了眼睛，緊緊地瞅住阿福老板，似乎等待着對方的意見。

阿福老板是個熱情的人，現在有些被感動了似的興奮起來，熱情地說：「對呀，我們S鎮幾年來就沒有熱鬧過，戰前每年出會咧、划龍船啦……總有兩番熱鬧，就是戰後，街上有了『檯子』（註一）那一年，市面也還不差，只是近二年——」他的熱情似乎漸漸開始消散了，一種不安和失望的意識蒙上了他的情緒，語氣也轉變成一種陰鬱的調子，抬着頭眨眨眼，似乎在懷舊：「近兩年來，人們連過年都馬虎了，地方上一天不如一天……物價那麼高，人多變窮啦，還常常出亂子，做生意也遠不如往年容易。……這一次的事情，不知是誰發起的？」

「發起人——？名義是幾個鄉鎮長、校長和地方上的一些商家，士紳，不過——」徐鎮長湊過臉去，阿福老板也緊緊地把耳朵湊過來，於是變成了耳語，

阿福開始傾聽着點了幾點頭，最後把頭搖了兩搖，苦笑着。

「千里做官只爲財呀！」徐鎮長又逐漸恢復了音調：「你想，光靠上面發下來的一些經費，夠什麼屁用？這年頭可還有傻子？我們自己人談談，不要緊，看樣子以後下去，事情正多着呢！我是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主義，凡事隨隨俗就算了，你說是不是。」

這回阿福老板可沒回答，呆呆地望着街上，突然門口閃進一條大漢，臉上掛了一塊不很小的刀傷疤，高高地捲起一只袖管，一頂藏青色的呢帽套在後腦壳上，一看見徐鎮長就粗野無禮地嚷起來：「徐鎮長早呀，昨晚據說你又贏了五千元，怎末一早就上街？請吃點心吧！」

徐鎮長善意地招呼他坐下，阿福趕緊又泡上一壺茶來，鎮長吩咐弄二碗肉麵來，阿福就趁此走開了。

「阿狗，你怎麼會知道我打牌的？一早從那裏趕來？」

那叫阿狗的大漢，得意洋洋地回答：「我昨下午就從憲兵隊請假回來，陪

老婆睡一夜，再說區長生日就在眼前，所以一帶二便，趕了回來，湊湊熱鬧，幫些小忙！」

徐鎮長笑着說：「對呀，你阿狗到底是聰明人，想得週到，說不定區長看你能幹，就請你在本地幫忙，那就用不到再到城裏去當什麼『情報員』去了，本地辦事，不更好嗎？」

阿狗在地上吐了口濃痰，拍拍胸說：「哼，誰希罕在區裏當什麼鬼差使，在憲兵隊裏，我阿狗不吹牛，只要一句話，東洋人就……」他翻了翻眼珠，過一陣才想出恰當的話詞接下去說：「跟東洋人在一起辦事是最痛快的，祇要摸熟他們的脾氣，什麼都好放手去做。我倒不想拍什麼區長的馬屁，不過朋友總是要的，況且我也是S鎮人，知道他有事，好意思不來幫幫忙？其實說穿了也可笑，你才沒見過區長到憲兵隊裏來見隊長時的那付可憐相，說話又不通，總不免要仰仗我阿狗一些。」

麵來了，對話暫時中止，阿狗捧起碗來，稀里嘩辣地一陣子帶湯一起吃了。

門外忽然有人叫起來：「徐鎮長，時間不早啦，走吧！」徐鎮長回頭看是塘溪鄉鄉長朱立德和梅嶺鄉鄉長胡老頭子，就趕緊立起來，一面招呼，一面拉阿狗一起走出了茶館。

這時候，街上已經熱鬧起來，上市的人們滿街擠來擠去，S鎮像一條污穢的小河一樣。朱鄉長邊走邊說：「還有四天時間，這事得緊湊些，徐先生你們街上可準備到怎模樣啦？」

「毫無準備，等回到了區公所再談吧。」

阿狗和胡老頭子走在前面，談論着梅嶺鄉的一件「私藏軍火」案，兩人正要上橋，一個冒失的小伙子，爲了不知什麼要緊事，匆匆地從橋上衝下來，和阿狗撞了個滿懷，引得阿狗無名火起，習慣地伸過去手——

「拍、拍——」小伙子的眼前起了一陣火星，臉上覺得一陣麻，立定腳，清醒了似的向後呆望着；阿狗已上了橋，嘴裏還在罵着：「媽的小什種，清早就觸老子霉頭，八格野路！」

過了橋，他們四個就消失在區公所的門口。

×

×

×

十一點鐘，照例街上早已落市，但是今天却例外的顯得不平常，好些有閑的人們還擠在茶館裏，談論像微生物的繁殖，流傳着，阿福的集賢樓一向是談論的中心，今天他嘻開了嘴，因為多泡了五六十壺茶。

近日中心，人們似乎感到乏味，正要散去，街上出現了一個什亂的，不平凡的行列：區長和鎮長走在前面，後面是校長和鄉長們，阿狗也夾在中間，他們正從區公所裏散出來。因為昨夜鎮長贏了錢，現在趁大家興頭上，到美味樓去小酌。

走過街上的時候，區長的神采顯得更瀟灑，露出一付滿足的微笑，環視着街上的「子民們」，「子民們」也以一種不平凡的，複雜的，也近乎敬畏的微笑回答他。

當他們走進美味樓，門口又聚集了一些閑人。

太陽照在當頭心，秋天的陽光溫柔地撫揉着人們底心，她似乎啓示人們：應該愉快，爲了不久有一個嚴寒的冬天就要到來。

是的，愉快的故事將逐幕在這古老的S鎮展開。

二

兩天以後：

S鎮如面臨着一個偉大的、重要的節日。

鎮長、阿狗……這一切S鎮「辦事」的要人名流們，空前的忙碌着，區公所的區丁，踏着自行車，風一般去在到城裏去的公路上流着。

這兩天來，鄉長先生們亦跟着在街上忙，早上上市，直到近黃昏才回鄉去。

不久，到城裏去的腳踏車帶回來一大包束帖，而且立刻這些束帖就像春風一般到處飄散開來。據一些「全部見到」的可靠的人們底消息，束帖是有二種，一

種是深紅色的，上面簡單地印着：

十月十日午刻敬備菲酌候

光

金玉麟訂

席設 8 鎮中心小學

這種帖子據說並不多，祇是發給縣長、各科長、特工隊長、警察局長、憲兵隊長、聯絡官、各區長之流同級以上的同僚們，另外一種是淡紅色的，紙質也差些，上面印着：

闔第光臨

發起人

○○○○○○○○
○○○○○○○○
○○○○○○○○

十月十日爲本區 朱區長三旬晉九壽辰同人等爲
答謝 區長德政定於是日舉行聯歡並預慶 區長
四十華誕略備菲酌敬請

這帖子的發起人，以徐鎮長爲首，共計十五人，阿狗當然也少不得列爲發起人之一。擬這份東稿時，參加的人也有三五個，當時發生二個難題：第一，「預慶」是空前的事，措詞不易，又無前例可援，結果大家以爲這不過是給本地老百姓的，無傷大雅，將這末擬定將就一下；其次是發起人中的阿狗，這名字太不雅觀，但是他又無別的名字，臨時起一個新名字，又怕人家不知道，而且阿狗也會不高興的，於是就退而求其次，把他的名字刊在最不顯著的地位。

現在，淺紅色的帖子已深入到每條街上、茶館、店家、以及一些離街不遠的村子上。隨着流傳的速度，人們又開始無休止的談論了。

雜貨店像迎接年關似的忙碌，紅紙、紅封袋、香烟、茶葉、油光紙……

阿福茶館裏又聚了許多人，有高聲呼喊、有竊竊私語、也有悶坐着看熱鬧的……

「喂，何三官，你一保派到多少？」

「五十張——不多吧！媽的，我老子做五十歲也沒有這末忙過！」俏皮的青

年保長何三官，用他特有的、風趣的表情，做出一種輕快的姿態。

「聽說還有花鼓戲（世二）呢！」

「花鼓戲的班子也包定了，阿狗去接洽的，今夜就先開鑼！」

「班子是那裏的呀？」又有人熱心地追究。

「當然是城南大戲院筱玉英的班底囉，人馬倒挺不壞，祇是價錢亦不小。」

「唱二天大約要七八千吧！」帶着吝嗇的估計。

「哼，七八千？現在七八千夠個屁用！起碼講草字頭了！」回答的又似乎是

一個很懂世情的口吻。

除了少數人的議論以外，多半的人是站在門口，或者坐在一旁，靜靜的聽着，注視着。

在瞬息的靜默中，突然在一個角落裏，發出一個蒼老的感嘆聲，林老秀才握住水烟筒，喃喃地像在向誰訴說：「說起花鼓戲，淫穢卑賤，傷風敗俗，當年已禁得乾乾淨淨，不想這年頭，唉，又會……」說到這裏，他老人家下意識地突然

停止，用咳嗽作了結束。

開始，大家給這突然其來的感慨怔了一下，然而不久，又恢復了喧嘩。

沒有人理睬，老人家感傷地站了起來，惠了茶賬，默默地、孤獨地走出了茶館。徐鎮長用一種嚴肅的、謹慎的，世故的又帶着近乎憫憐的目光送走了他，然而低聲地說：「這老人家太不識事務，也幸虧他到底還是一個老人家呀！」

在人羣中，忽然出現了胡老鄉長，後面跟着一個中年的莊稼人，兩個人在咕嚕着什麼，胡老鄉長繃緊着臉孔，在蒼白的，帶着縐紋的臉上，浮出一片不自然的血紅色，並不向任何人招呼，那中年的跟隨者的臉上，亦是似相的表情，他們的出現，使周圍的氣氛微微有些緊張和沉悶。

阿福老板殷勤地送上二壺茶，兩個人依然不愉快地默對着。阿福感到這不調和的空氣，勉強地問：「你們兩位可忙得很吧——」

「忙——」胡鄉長突然迸裂出不快意的苦笑：「放下農忙不算，還得受氣，這鄉長真不是人幹的事，別說上面橫一個命令，豎一個公事，就是下面，也跟你

鬧別扭！

對方的中年人，不等他說完，氣急地搶着接下去說：「當鄉長不是人幹的，當保長可更不是人幹的事！鄉長好把命令公事分到保長頭上去，我們就得死命地幹，我那一天不受保裏男女們的氣？你想，我的一保只有六個甲，這次帖子倒派七份，連給我的一份，一起有了八份，多下一份來，我頂雙份嗎？」

胡老鄉長痛苦地說：「你阿金這末說，固然有理，但是別人又會說：『應該平均分派呀！』這也是理呀，況且……別保的帖子都已拿去了，我不能再派一份給誰。」

阿福老板苦笑了一下，沒奈何，調解似的低聲說：「亦真是笑話，發帖子還不算，還得出數目來公攤……」

「是呀，每張要二百元，這不成了賣票！」阿金像獲得了有力的支援者一樣，興奮地說。

「不規定也難，否則誰亦不會送一個錢，明天事情了結以後，萬一虧了本，

又該誰來惠鈔？」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大家已把注意集中到這一糾紛上來了。徐鎮長過來拉了他們倆走到門口，然而用威嚴的目光掃開了羣衆，使他們三人和大家保持了一個相當的距離——悄悄地說：「這些小事你們別在街上鬧，傳開去大家知道了，成什麼話？好在這種事情也是難得有的，你們回去商量一下吧！」

市梢上的報時鐘響了，街上起了一陣波動，散市的人們，夾雜着放午學出來的學生們。徐鎮長打發走了胡老頭子們以後，正想回家，中心小學的王校長，穿着一件很挺的冲嗶吱學生裝，出現在學生羣中，伸出滿佈着粉筆灰的手，一把拉住了徐鎮長說：「剛才區公所臨時來了通知，要借學校唱戲擺酒席，所以我已吩咐學生今天下午放假，支配了幾個大孩子來一次大掃除，但是搭戲台、搬檯棧可不是孩子們幹得了的；校役又祇有一個，怕忙不過來，區公所的區丁也忙得什麼似的，一個沒空，所以想跟你商量一下，街上找幾個人來幫幫忙才好……」

校長先生嘮嘮叨叨的沒說完，徐鎮長早已繃起了眉頭，想了一想才說：「好

的，吃過飯再辦吧，我忙到現在，肚子裏還空着呢！」

徐鎮長在回到家裏的路上，感到無限紛亂，一切事務和問題像亂麻似的束住了他的思想，從胡老頭子的事情上，他有些驚惕起來，感到這次事件的確欠妥當，想着，他幾乎有些動搖起來，何必幹這些「傻事」呢？然而他又意識到這並不能算作「傻事」，從自己全部歷史來回憶一下，他覺得這些「傻事」就一向維持他的地位，才到現在。

x

x

x

才吃過午飯，街上又熱鬧起來，後街的小河裏，載來一船戲班子，阿狗雄糾糾地站在船頭上，船還未完全攔岸，他就熟練地用左腳跨上岸來，然後又輕輕地用右腳尖鉤住船舷，等船繫好了岸，他就指揮着船夫搬行李箱、道具箱。最後一個從艙裏跳出來的是唱花旦的筱玉英，打着二條繫着紅綠帶的辮子，穿着一件時式的淺綠色旗袍，下面露出藕似的粉腿，插在一雙兩色鑲的皮鞋裏……這一切，在S鎮上是夠眩人的了。她扭動着身體，嬌嬌的，胆怯似地要跨上岸來，阿狗就

搶上前去，左手扶住她，右手攙着她的腰，攙扶了上來。

當這一行不很短的、出奇的行列經過街上，就引起了整個S鎮的騷動，孩子們高興得瘋狂似的跟隨着、叫囂着、大人們用一種興奮的、希罕的、貪婪的目光注視着，阿狗驕傲地和筱玉英並肩走着，談笑，顯得更「威風」。

S鎮不但波動着，而且立刻緊張起來。

保甲指導員、書記、區丁……全體動員起來。首先出現在S鎮的，是牆上、茶館裏、理髮店中、人家門口、橋塊、佈告板上……一切可能的地方，佈滿了五彩的，用「油光紙」寫成的大量標語：

「慶祝國慶！」

「完成清鄉、確立治安！」

「改善民生、增加生產！」

「完遂大東亞聖戰！」

「恭祝 區長政躬康寧！」

「擁護愛民愛地方的金區長！」

「……………」

在區公所裏，會計老爺忙着登禮簿，人進進出出的流動着，區長太太打扮得比平日更嬌艷，雙手束在寬大的時式的袖管裏，吩咐着區丁：「兩只豬今天下午幹快抬來，鷄已經買了廿隻，得再買五隻……」

學校裏更顯得混亂，阿狗和戲子們在辦公室裏胡混，操場上的一些「壯丁」搬着桌子、門板……忙着搭戲台，校長先生東張西望地指導着、監督着，孩子們弄得一身是灰，教室裏雖然已出得十室九空，但是，灰塵充塞了每一個空間……

x

x

x

黃昏，區長從城裏回來，太太正在空場上稱豬，等計好了數目，現出疲乏的神態回到屋子裏，區長緊緊地追隨着，獻媚地問：「怎末啦，這回子可辛苦了呀！」

「辛苦？」太太冷冷地回答：「誰像你這麼好福氣，整天整夜在城裏鬼混，

現在你回來了，一切請自己辦吧，我很想休息休息呢。」

「你可又生起悶氣來了，我什麼事情又得罪了你？」

「你眼睛裏何嘗有我，還怪我生悶氣。你想想，我爲誰這麼辛苦，你要有良心，不會老上城去鬼混啦！」

金區長這回窘得急了，發起誓來：「我在城裏要是鬼混，不得好……」

區長太太是聰明又是知道賢德的女人，立刻從床上跳起來，按住他的嘴，嬌聲嬌氣的說：「你倒動起麼肝火來，生日到了，爲什麼說這些不吉利的話？」

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倒使區長呆了一下，下面一個「死」字總算沒說出來，那緊張和不安的感覺，也就隨之消失。

趁這個合適的機會，區長太太憑經驗揣測出這是挺合適的時機了，就是在他背上輕輕地槌了一下說：

「你說對得起我，我倒要問你：這次事情累得我半條命了，你怎樣報答我呀！」

「你說——」區長誠惶誠恐地問。

「不，你說，你自己說！」對方是斬釘截鐵地命令。

「我說出來恐怕你不會滿意。」

「我說出來也恐怕你不答應。」

區長緊接着回答：「不，你祇管說，我一定答應。」

「真的。」她高興地跳起來，雙手鉤住他的頸。

「當然真的，不會反悔。」

「玩笑開夠了，說正經吧。」她鬆了兩手，拉他在牀沿上坐了下來：「你是快四十歲的人了，得積蓄一些，別手裏的錢一多就亂化，夫妻不是外人，我看你隨便慣了，祇有我來給你積財了……這次禮金收下來，數目不會少的，統歸我來保管，要開支，也由我來付，你就索性乾脆做個現成人吧！」

「那末我……總還有用處。」區長不安地問，兩眼緊緊盯住她，等候着答覆。

「你要用也是一樣，只管向我來支好了！」

以後，就變成一種完全不同的氣氛，偶然從門縫中傳出一些輕佻的戲謔笑聲，於是……

×

×

×

晚上，煤油燈照着×鎮，中心小學的操場像白晝一樣，「吱——」的燈油燃燒發出來的聲音，夾什着人們底叫喊聲、談笑聲、孩子們的爭吵聲、哭喊聲……織成一片什亂紛繁的交響曲。操場四周臨時擺起各種賣吃食的小攤販，人像潮水一樣，從街上、從四鄉……匯集攏來。有的搥着棧子、有的帶着孩子，女人用雪白的新毛巾裹着頭，刺鼻的劣質鉛粉抹煞粗糙的臉，用紅紙沾了水搽出來的胭脂，不均勻地塗在鼻子的兩旁……姑娘們的辮子上都打着各色的蝴蝶結，穿上出客用的新衣服，打扮得很動人，男人們亦像世紀末到來似的瘋狂，喝得醉薰薰的，吵鬧着……汗臭，烟葉味……佈滿了空間，然而人們並不討厭這一切，不一會，已是連矮牆上也坐滿了人。

阿狗和他的一些同伴高高地坐在台上，吸烟，嗑西瓜子，談笑……一忽兒又站起來，又坐下去，一忽兒又鑽到後台，舞台上唱花旦的筱玉英和一個鼻子上塗白粉的小丑在打混，做着醜惡的姿態，唱着淫穢的詞句……

近市街的村落裏，狗瘋狂地行着，沒有間斷，一簇簇的人影，在星光下不斷地向街上移動，離S鎮一里多路，就可以見到在S鎮上耀眼的燈光。

人們暫時忘去了一切苦難，興奮過度地浸蝕在無拘束的狂歡中……

也有很少人在這時候緊張地工作着：區長在預算明天的賀客和檢閱「警防團」的儀式，太太在結算着收入的賀儀以及明天開支的預算……

三

一夜的疲倦過去了，第二天早晨街上反而冷靜些，太陽明朗地照射在收穫以後光禿禿的沃野，照着過度興奮後需要休息的S鎮底市街，秋風吹乾了隔宿露水，又是一個美麗的秋天底早晨。

警察所、區公所以及學校的門口，都掛起黨國旗，這單調的景象，點綴着幾乎被人遺忘了的雙十節。

區長很早就起身，穿着簇新的軍服，在學校的操場上檢閱了一次警衛團，訓了二十分鐘話，然後愉快地走向公館用早點，走到校門口，那二面鮮艷的大旗飄揚在晨光秋風下，給他增加了一股力量，他充滿了愉快和希望，在心底裏爲自己的光榮慶賀——這不可忘却的一天。

從公館到區公所，正巧各鄉鎮長們都在，大家一看見區長就不約而同地起了一陣鬨：

「恭喜區長！」

「祝區長健康！」

「嘻——」

金區長感激地點點頭，向大家說：「這回兄弟很過意不去，累得大家忙碌，

實在不敢當！」

於是，獻媚、奉承、謙遜……一陣虛偽的熱鬧充塞了這間屋子，區長很有禮、很客氣的陪大家到會客室去聊天。

近十一點鐘，小小的×鎮已塞住了，腳踏車、人力車、小車、船、人……而且在公路上還有絡繹不斷的人在向S鎮上來，有長袍馬褂的，也有西裝革履的，更有全付戎裝的，形形色色……

學校的辦公室裏坐滿了人，在校園裏也有三五來客，成羣地散着步，像舉行一個重大的會議似的。

在操場的一角，沿着廚房門口，搭起長板鋪成的作板，四週是一壘壘的酒，上面都貼着紅紙，寫了斗大的「壽」字，一簍簍的菜、肉、魚……五六個廚子在忙着洗菜，切肉，燒鍋，砧板像戰鼓似地發出劇烈的聲音，廚房的窗口沿牆堆滿了豆箕柴，水蒸氣濃烈地從廚房裏散發出來……這一切場面，大約在林家宅的林老太爺娶媳婦以後，從沒有過第二次，因此連得一些野狗也在貪婪地眨着可怕的眼睛，伸出舌頭，擺動着尾巴，在廚房門口徘徊不去。

忽然一個區丁氣急敗壞地從街上跑來報告：

「城裏的聯絡官來了！」

於是空氣緊張起來，那些「素有教養」的人們，都啞然地不再作聲，區長帶着鎮長到大門去迎接了。

聯絡官是一個典型的日本人，又矮又胖，戴了付眼鏡，蓄着短鬚，佩着腰刀，後面跟着一個穿西裝、八字頭髮梳得很光亮的翻譯。區長迎他們一直到了校長室，於是除了鎮長，鄉長和校長以外，一切人們都被摒棄在外面。

「今天是貴國國慶？」翻譯傳出話來。

「是……是三十……三十一年。」

「你們要開開慶祝會吧？」

「不錯，要開的，已經開過了……早上，還檢閱過警衛團！」

「唔，這大大的好！」聯絡官用中國話說了一句，又對翻譯說了一大堆日本

翻譯必恭必敬的聽完了，轉過來嚴肅地對區長說：

「聯絡官說，你的帖子他收到了，謝謝，不過還有要緊的任務馬上得上W鎮去，路過這裏，順便來坐一會兒，他還說，你們鎮上的辦事精神很好，紀念國慶規模比城裏還大，希望努力的做，現在他要走了。」

大家傾心地聽着，等翻譯的話說完，大家都麻木起來似的沒有人開口，總算區長還老練，站了個立正姿勢。對聯絡官說：

「今天這個機會很難得，請聯絡官賞光用了粗飯再走！」

翻譯對矮子說了一遍，對方露出滿意的微笑，翻譯又把話傳了過來：「不，下次再來吧。」

區長又對翻譯賠着笑臉說：

「董先生，真對不起，不然你也好一起來敘敘，可否勞駕勸聯絡官用了飯走？」

這善意似乎未被對方發覺，這次他非但沒向日本人傳話，反而帶着寧惡的微

笑向區長：「你老人家四十預慶，聯絡官還不知道，讓我代你通知他吧！」

這惡意的玩笑，開得金區長發起急來：「董先生……這……你可千萬——別開玩笑，請你務必轉達一下，用了飯再走！」

董翻譯笑着向主子咕嚕一番，然後對金區長說：「不客氣了，他說而且有胃病，不宜宴會，唔，我老董還得向你賀喜咧！」

「那裏那裏……笑話笑話，這斷斷不敢當。東洋人脾氣，我也有幾分知道，他既然回絕了，也不必多留他，祇是你老兄面上，兄弟很過意不去，勞駕光臨，連一杯水酒也沒招待……」

聯絡官站起來，董翻譯告訴區長：「要走啦，改日再見！」

金區長不安地和聯絡員握了手，又紅着臉對董翻譯說：「招待不週，十分抱歉，改日到城裏來再約你聚聚吧！」

其餘的人，有用九十五度鞠躬的，亦有握拳深深打揖的，一起送聯絡員到大門口。

於是一切混亂的氣氛又復活了，區長送了聯絡員，顯得更光彩更活躍地招待大家。

四個教室成了臨時飯廳，辦公室裏做了禮堂，高大的壽燭燃燒着，桌上放了壽桃之類供品。到入席的時候，不知誰發起：「去請區長太太來，怎麼不見壽婆婆？」

於是人們更興奮，眯着眼睛笑着，鬧着。

區長笑了，終於循大家的請求，派人去請。過了一會，壽婆婆姍姍地來了。新燙的捲髮，短袖旗袍，苗條的身材，一雙紅繡花的緞鞋，出現在人們的面前，於是又一片歡呼，祝賀……

坐了席，沒有停止囂張和紛亂，大家向區長敬過了酒，於是猜拳聲起來了，操場的戲班子也上了場，「與民同樂」，外面又是男人、女人、老婆婆、小孩子、條凳、吃食攤……

吃完最後一道菜，大家才伸了伸腰，各自燃起一支捲烟，似乎有些疲乏似

的，但是三區的徐區長却在酒後更興奮，提議着：

「今天下午怎麼辦？來十六圈回去怎樣？」

「你老徐來，我一定奉陪，反正雙十節沒事。」

「誰來請舉手吧！」校長先生也興奮起來。

「別跟老徐鬥，他手氣正好着呢！」

「別多廢話了，這些時間過去，早已四圈下來了！」

「金區長，你呢？」

「我？——有些頭暈，給你們灌得太多了！」金區長仰坐在椅子上，臉上紅
薰薰的。

「你吃多了酒，還好打牌？」區長太太弩着嘴說。

「不，和了付勒子，酒會醒的。哈……」徐區長慫恿着說。

「區長不來，大家還有什麼興趣？」朱鄉長誠懇地勸說。

「怎麼？你先來八圈吧！」金區長笑着問太太。

「……」太太也笑了。

於是，成局……牌嘩喇喇地倒在桌子上。

三點半，八圈已終，區長太太贏了二千元，然後滿載而去，臨走對區長說：「我忙得累死了，去休息一下，你打好八圈，馬上回家來吃飯。」

一付、二付、一圈、二圈……區長前面的籌碼早已光了，借了五千元籌碼來，又光了，再借……牌像淘氣的孩子似的不聽話，區長給酒漲紅的臉上早已蒼白，漸漸地發青……

到掌燈的時候，戲也散了，牌也停了，結過賬，金區長輸了九萬四千多元，現在，他酒早已完全清醒了，他開始發急，這一下，即使不虧本，也得白幹了。他一聲不響地說：「等我回去拿錢。」

區長拖着失望的、恐懼的腳步，回到公館。房門擋住了他，他鼓起勇氣輕輕地叩着門，裏面似醒非醒的問：

「誰？」

「是我，開開門，快！」

「怎麼，打完了？」

「完啦……你起來開開門。」

「贏嗎？」門開了，太太貪婪地望着他。

「不……拿……」

「哼，你這倒霉的手氣，輸多少？」

「九……九……」

「九千？」

「九……不，九……九萬！」

「什麼？九萬？叫你喝了酒別打牌，你偏要打！好的，你自己去惠帳吧！」

「好太太！」像求乞似的低聲，幾乎是哀求，搓着手：「你先支支給我，明

天就還！」

「沒有錢呢！」太太好沒氣地說。

「禮收下來的……」他抖顫着聲音說。

「……」沒有回答。

「好太太……別爲難我了，我……人家還在等着呢！」

「哼，一個堂堂的區長！」

「是呀，好太太，你給我撐一回場面吧，我明天一準還你！」

「憑什麼？」

「拿我手上的鑽戒向你抵押！」

……………

於是，一筆買賣又成交了。

晚上，仲秋的风帶來秋寒，沒有月光，稀疏的星星點綴着廣漠的天空，S鎮上還有最後一台戲。人，依然像潮水一樣流向學校的操場，集賢樓裏燃起洋燭有五桌麻將，味美樓上又醉倒了無數的狂歡者，四鄉的狗，依然不間斷地，發狂一

樣地叫着。

戲台上又是淫俗的小調，輕佻的動作，台下一片歡笑、叫罵、擁擠……人似乎永久不會疲倦似的。

突然，一陣尖銳的，許久沒有聽到，然而又是熟悉的聲音，像一把利刀，刺進了人們底心！

接着：——

「砰——拍——」

阿狗慌張地跳下台來，於是大混亂開始了，戲也停了，人像潮水一般湧呀湧的，哭聲，呼喊聲……

「砰——拍——」似乎更近了！

「在放鞭炮吧！」不知誰的慰問語，然而不中用，人像有漏洞的氣胎，洩了氣，無論如何，沒法壓制。突然：

「拍——拍——」更巨大的爆炸聲，似乎就在市稍似的。

街上更混亂了，人都飛奔走向東南去。區長和太太躲進了草堆，警察們扔下槍脫下制服都逃跑了，阿福老板慌慌張張地親自上門板。一個突然其來的災厄顯然已經來到，驚破了瘋狂的夢！

區丁出發了，到城裏去通訊。

然而，很幸運，這不過是開場，災難沒有真正的來臨，槍聲疏遠而消逝了，但是S鎮在這一夜失眠了。街上的標語。亦不知在黑暗中給誰撕完了。

區長從草堆中鑽出來，滿身是草屑，木然地不能作聲，他驚奇懷疑，一切愉快和興奮的情緒都消逝了，暗影逐步向他襲來，心劇烈地跳躍着，一種從來所沒有過的，很真實的恐怖佔領了他整個的靈魂！

庭院裏，一陣寒風掃去一批枯葉，天空一片漆黑，星光也沒有了，像要下雨似的。狗在不斷地狂吠，S鎮死寂了。一九四四，十，卅一初稿，一九四六，四，廿九校正

（註一）檯子——即賭場，鄉人或稱為「賭台」。

（註二）花鼓戲——一種地方劇，類似灘簧，內容淫穢，即上海人的所謂「申曲」。

現代文叢之一

報 告 文 學 選 輯

有 著 作 權 · 不 准 翻 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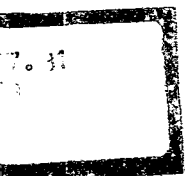
著 者 丁 玲 等

出 版 現 代 出 版 社

經 售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七 月 初 版

8-
1-2011
1



定價